

旅途

每年暑期返回多倫多時，丈夫都會喜形於色，那裡有他的音樂，他的書籍，他的藏酒，還有我們浮在湖中的家。今年回多倫多，伴著我的卻是他的灰骨，我把它包在一個印滿花朶的布袋裡，小心地抱著上路。

我不明白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怎麼會變成一袋子裡的東西，路上我一如以往地與他說話；我們回家了，你高興嗎？這位置你坐得舒服嗎？我答應過你我們將會揚帆出海，這是你最想做的，是嗎？

我不知道是要打開袋子讓風把骨灰帶走，還是一把一把地用手撒放。那天船到了湖中，船長說風太大，最好不要打開，把袋子整個拋入水中。撲咚一聲，袋子就不見了，只留下一圈圈漣漪，與親友拋下的花瓣一起散開。

然後我就經紐約，經亞特蘭大，老遠地跑到喬治亞州大學去領獎。在我生命中最不知所措的時候，卻突然接到一個國際家庭治療學界的重要獎狀。這個獎狀是實木造的，十分沉重，我捧著它在亞特蘭大機場轉機時，被一個橫衝出來的巨大女人撞倒在地上，那獎狀更像一噸重的落在我身上。

好不容易上了飛機，到佛羅里達去探望我的老師，機師卻突然宣布，目的地的機場跑道被突然而來的雷電打破了一個大洞，不能降落。離開座位，又走回候機室無盡期地等候。到達佛羅里達州時，老師已經在機場等了三個小時。我看到老人靠著手杖站在遠處張望，忍不住跑去抱著他大哭起來，漫長的旅途好像找到終結。

所謂「終結」，其實只是一周的時間。我的老師 Minuchin 已經九十二歲，家庭治療的一代宗師，一個永遠走在前鋒的思考家，現在卻像所有人一樣，面對年老和平淡。他與九十歲的老伴一起，住在佛羅里達州一個 Gated Community，即是「圍上鐵柵的社區」。這是有錢猶太人退休的居所，房子很有西班牙味道，種滿棕櫚樹，一草一木，都修剪得一絲不亂。老師住在不遠的女兒，最近把房子的外牆塗上粉藍色，立即就收到業主管理局警告，必得與其他房子的顏色看齊。

如此保守的環境，Minuchin 說他始終不能適應。但是熱帶天氣在他臉上撒上陽光，比起一年前在紐約見他時，精神多了。

從師開始到現在，已經二十多年了，在他們的相簿內，有我們在各地相聚的照片；在多倫多，在紐約，在香港、北京、杭州、蘇州、上海，都留下共同的蹤跡。相片內的每個人，包括我的丈夫，都是如此年輕，露著燦爛無比的笑容。

我坐在他們夫婦中間，一同翻閱那收藏在相簿內的歲月，也看著他們由一對黑白照片時代的璧人，變成現在的白髮蒼蒼。

我看到他八十歲時寫給妻子的一首詩，不停地反問：八十歲是怎樣的一個數字？身體上每個部位都在向你傾訴，為什麼自己卻全無警覺？年月洗禮的結論，就是挽著相渡了五十年的配偶，繼續結伴而行。

現在過了九十歲，夫婦二人都說；死亡就在附近等著。

Minuchin 說：「我自私地希望先死的是自己，如果她比我先走，我將會憂鬱而亡。」

面對死亡，卻仍在忙著生活。他們每天看 New York Times，留心著全球時局的變化，尤其中東局勢。看到保守黨的一個議員落選，他們高興得立即要去慶賀。後來發現入選的是一個更保守更討厭的議員時，又氣得牙癢癢。他們不但捐錢支助政黨及政治人物，還會親自出力助選。他們埋怨每天醒來，身體上每一關節都在發痛，但是起床後，又照常去做運動，並且認真地把垃圾分類，推到屋前等候收集。我不忍看到他們如此操勞，但是他們拒絕我的幫手，說要維持自立。

老師天天都鬧著要帶我去濕地看鳥，我知道他行路艱難，總是找藉口賴著不走。好在這是雨季，一片晴天很快就變成雷雨交加。我最喜歡坐在他們有上蓋的後園看小說，外面是雷聲雨聲響過不停，內面卻是一書在手，別有洞天。

很久沒有看小說了。我對 Minuchin 說，不要再給我介紹好書了，不然我一周後就走不了。

當然也忘不了看舞台劇，老遠的開車到邁亞美去看戲。他們是這樣地興沖沖，我卻擔心兩老那左搖右擺的駕駛，萬分驚險。

談起我對孩子的一項研究， he 說：「昨夜我睡不好，半夜醒來，給你想了一套理論；每個家庭都有一套暗藏的規律，決定了每個成員該做或是不該做的行為。為了歸屬感，我們會向這些規律妥協，為了自我的需要，又不得不挑戰這些規律。人的歸屬感與自我需要，是不斷相互抵觸的。這也是孩子長大必經的過程。這樣你工作的影響就不止於亞洲，全球孩子都是一樣的。」

我說：「請你晚上不要睡好，繼續給我出主意，好嗎？」

我陪他到 NOVA 大學去教學，只見他一口氣示範了三個家庭的會談。第一個家庭是一個單親父親與一個十六歲的少女，多年來相依為命，少女無法放下父親，走自己的路。第二個家庭是一對離了婚的夫妻，卻始終是藕斷絲連，不能復合，又無法真正分手。第三個家庭有個四歲的男孩，不斷被幼兒園開除，他無法離開母親，又吵又鬧，完全失控，直到找回母親的懷抱，才滿意地安定下來。

原來人生所有重要的關係，在不同時段都要經歷不同的分離，長離短離，每一別離，都會讓人痛入心底。也許老師說的並非全對，其實人的一生，都在找尋歸屬感，所謂自主，不過是害怕被拒絕及失落時的自衛。

臨行前一夜，我們看了一套亞米尼牙的電影，節奏很慢，幾個暫短相聚人，縱橫交錯在大時代與小圈子的瓜葛中，沒有結論，只有暫時的交接和重疊，讓你只能嘆息。

但是，有如此一輩子的老師真好，短短一聚，讓我在逆旅中找到站腳。沒有說再見，他送給我一座非洲帶回來的雕塑，六個身體連在一起的黑人，每個面孔都向著不同方向。而我，獨自又再上路。